

一把恆河沙

釋悟因

時間：2008年12月20日清晨

地點：瓦拉那西恆河岸邊

恆河沙與你我

我來取一把恆河沙。讀佛經時，常常讀到佛陀取恆河沙說喻。有一次，佛陀在恆河拾起一把沙說：「各位比丘！看看我手中的沙，是手中的沙子比較多呢？還是大地的沙比較多？」大家取一把沙，看看這一把沙有幾顆？數不盡。已在手中的尚且數不盡，不在手上的更是無量無邊。佛陀常常以恆河沙來做比喻，代表數不盡的數量，因為佛陀一直在恆河兩岸弘法，恆河沙唾手可得，便成了最好的教材。看起來是一顆顆極微細的沙子，卻蘊含深廣的道理，比喻佛教的道理俯拾即是，從沒有離開我們的日常生活，再平常不過了。凡是你能碰觸得到的，你能感覺得到的，沒有離開你的六根六識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範圍；也沒有離開六塵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或五蘊—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修行不是說些與我們無關的人、事、物。恆河沙這樣的字句在經典裡出現很多、很多次。

今天我們終於來到瓦拉那西，大家摸一摸恆河的沙，看沙有多細；同時深呼吸，感受恆河兩岸的風。你們也在這裡看到各種宗教、教派的儀式。佛陀出世以來，這些風與這些聲音一直吹拂、演奏著，已歷經二、三千年。佛陀並不是反對婆羅門教，或特別反對



(繪圖：林玉葉)

什麼宗教，而是這些宗教可不可以再提昇？所有的宗教都在探尋人活著的真正意義，這是人們亙古的終極關懷。但是生命的意義不是向生活以外的世界去尋求，而是回到你見聞覺知的日常生活，一點一滴、一沙一塵，包括我們生存的世間，包括在你身邊的每一個人，它真正的尊嚴、意義、精神。這是佛教的特色，也是佛陀的教導有別於其他宗教的地方。

我們來到瓦拉那西，踏著恆河的沙。現在是乾季，我們所踏的地方是東岸的河床。雨季一來，恆河的水就把河床漲滿了。印度人說，恆河的水是聖水。大家可以喝一口河水。（有人說不敢。）所謂的神聖，是賦予宗教的意義，包括你家裡點油燈。油燈的油，神不神聖？點燈以後，拿到廚房去炒菜好嗎？（眾答：不好。）為什麼不好？儘管同樣是油，宗教上另有不同層次的象徵意義，放在肚子裡的又是另一個層次。於是我們的現實世界形成好幾重的空間感覺。所以神聖存不存在？存在的。大家要相互尊重彼此的差異。印度人說：在恆河岸邊沐浴是神聖的；死亡在恆河邊焚化，並把骨灰推入恆河是神聖的，這是宗教信仰，也是古老的文化信仰，是應該要尊重的。但一旦數量大到超過某些負荷，人們要理性來看待這件事。他們每天清晨到河中沐浴，在河邊焚屍，提水回去供佛，都是非常虔誠，相信這樣可以升天。在他們的心靈裡，相信有個神聖空間，既是在現實世界，也超越現實世界。

今天大家來到瓦拉那西的恆河岸邊，相信佛陀也曾踏過這段河岸。我們緬懷佛陀，思惟著佛陀說過的真理。一路走來，不斷地踏上佛陀走過的每個足跡。有關恆河的故事非常多，現在我來講《楞嚴經》裡的一段，這是最感動的故事：有一天，波斯匿王告訴佛陀說：「從我有記憶以來，媽媽常常牽著我的小手，渡過恆河去拜謁濕婆天神。媽媽牽著我的手，我一直能感覺到媽媽溫暖的手。」

波斯匿王在對佛陀說這些話時正是62歲，他與佛陀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佛陀問：「大王！以你現在的年齡，顏貌何如童子之時？」波斯匿王說：「當然不一樣了。孩孺時皮膚柔嫩充潤，那能相比呢？十年前，我53歲還健壯，如今我的牙齒掉得差不多，頭髮稀疏斑白，皮膚有皺紋。世事遷移，身邊的人事一直在更替，都不一樣了。」佛陀又問：「你第一次看恆河的水是幾歲？」「大約3歲。後來4歲、5歲……，年年都去。」佛陀說：「13歲看恆河跟3歲看時一樣嗎？」「一樣。當我走過恆河，我都用我的眼睛看河裡的水。從前看著這些水，水就這樣一直地流。」佛陀又問33歲、43歲、53歲比之於前面的呢？現在跟53歲比起來呢？波斯匿王說：「今年我還是從那裡走過，我看河裡的水還是這樣地流，一時一刻都沒有停，從來沒有改變過。」佛陀說：「是的，從來沒有改變過。」

這是《楞嚴經》裡的一段，很美很美，我好喜歡。波斯匿王在說媽媽牽著他的手，那種微溫的感覺一直還存在，它還留在那裡。世事縱然變遷，剎那卻已成為永恒。我們來到這裡，你觸摸一下河水，拾取一把恆河沙，感受當下的感受，也把這個感受帶回去。在你的印記中，手中永遠有一點點溫暖，有一點點熱氣。《楞嚴經》裡的這一段，本來在講每一個人都具有佛性。佛性在修學的過程中需要點醒它。而佛性又是什麼呢？就是當下這一念的覺知。

大家可以帶一點恆河沙回台灣，告訴你的親朋好友說：「我去印度朝聖，沒有什麼東西好送，送你一點恆河沙。」恆河沙帶回去以後作功課加持。平常你們已經在作功課，現在我們有具體的恆河沙，就作功課加持。念心經、大悲咒或者是念佛、讀誦大乘經典。如果你想讀《楞嚴經》，你就開始讀。到明年(2009)香光山寺傳戒動土，你加持的這些恆河沙可以灑在香光山的土地上，祝福所有來山的人也跟我們一樣，追溯那法的源頭，一起發願追隨佛陀。